

★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★

名剑红妆

剑亭著
下



44.568
J1
23
C1

劍亭著

名劍紅妝 (下)

延邊人民出版社

第十八章 石屋巧遇

柳马两位长老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去找他们的代帮主尉迟英，只是因为吴仙台在场，不便急急离去，这时两人首先向吴仙台一抱拳，谦恭地说：“吴小侠，我们是大德不言谢，隆恩当后报。贤伉俪珍重，我们两个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吴仙台、宫紫云急忙还礼，同时惶声说：“两位老前辈言重了，恕晚辈不能远送。”

黄飞燕一见丐帮二老要走，早已和李婉卿同时辞过跛足道人四老，接着又向吴仙台和宫紫云告别。

吴仙台本待说几句感谢黄飞燕的话，但当着爱妻宫紫云的面，又不知怎样说才合适，因而，只是不停地抱手连说珍重。

柳马二位长老又面向跛足道四老，抱拳朗声说：“四位老友珍重，老花子走了。”

邈邈和尚已吃了个酒足饭饱，急忙一挥手说：“你先别罗嗦，咱们下山是同道。”

黄飞燕一脸凄楚神色，黯然看了一眼吴仙台，轻叹一声，和柳婉卿紧跟着六老身后离去。

吴仙台望着黄飞燕惨然离去的身影，觉得正在她临走之前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总感到有些失礼。

但立在他身边的宫紫云却认为他有了恋恋之情。

这时，丽日当空，云烟稀少，全山一片翠绿，莲花天都，耸立群峰之中，愈显峻拔巍峨雄伟。

吴仙台静静地望着六老和黄飞燕等人的身影，直到消失在前面乱矮松间，才游目看了一眼对崖。

莲花谷和东南横岭上，已没有了一个人影，但昨夜万头攒动，疯狂怒吼的紧张情景，在他们的幻觉上，仍在原地晃动。

他目光移到那株悬松和断索时，不自觉地黯然而叹了。他转身忧郁地望着宫紫云，伤感地说：“姐姐，我们也走吧！”

宫紫云原本心中有些不快，这时看了爱夫沉重的神情，知道他心头压积的痛苦太多了。

同时，她也明白方才吴仙台那样关切地看着黄飞燕离去，而是由于心地忠厚而引起乍然分手的伤感，并不一定就是对黄飞燕有所私情。

心念至此，她不忍再给心爱的吴弟弟增加痛苦，于是看了一眼地上食包上积满的食物，关切地问：“你不坐下吃些东西吗？”

吴仙台沉重地摇摇头，低沉地说：“我一点也不觉得饿。”

说着，缓缓抬起头来，目光落处，恰是耸入霄汉的天都峰，因而，神色惨然一变，黯然低声说：“张师母和小娟遇险后，不知亲手建起的那两座石屋怎样了？”

宫紫云心中一动，对父亲亲手建的石屋，自己在其中生活过将近一年的故居，立时升起无限的向往。

于是，转首一望，发现天都峰巅，浓阴暗绿，白云缕缕，宛如九天太虚，充满了仙境般的神秘。

同时，她觉得让吴弟弟登上峰顶，一览黄山全貌，他的郁

闷心胸，会因而宽畅豁朗起来。

心念至此，立即向往地说：“弟弟，我们到了峰上去看看吧，那两间石屋，以前我没有一丝记忆，我很想去看看我儿时的故居。”

吴仙台欣然颌首说：“好，我们上去看看，房屋有损坏的地方，也好修理修理。”

说罢，挽起宫紫云，直向天都峰驰去。

来至天都峰前，由于云烟稀少，举目可看到峰巅，两人身形未停，暗凝真气，腾空而起。

飞升片刻，距离峰巅仅余二三十丈了，两人已经清晰地听到峰上如烟的松涛中，夹杂着阵阵清脆悦耳的奇鸟争鸣。

在明媚的阳光下，峰上一片彩华碧绿，千年云松，随风徐动，地上彩石，闪闪生辉，如茵小草，似绵似绒，各色奇花，红娇绿媚，弥漫着淡淡香气。

宫紫云一见，不由脱口赞声说：“啊，真是人间仙境。”

吴仙台看了峰上情景，自觉和那天月夜景色，又自不同。

宫紫云再度赞叹地说：“住在这等超脱尘俗的世外化境，就是终生不出黄山，又有何怨言。”

吴仙台感慨地摇头一叹，说：“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地摆脱掉权势利欲，恩怨情仇呢？”

宫紫云一听，顿时黯然无语，因为，他想到父亲虽然息隐在这等仙境般的绝峰之巅，但依然受着恩怨情仇的纠缠。

心念间，玉臂已被吴弟弟挽起，直向深处驰去。

前进数十丈，蓦见吴仙台举手一指，说：“姐姐，就是那两间石屋。”

宫紫云神色一变，心情激动，只见前面一片修竹间，隐约

现出两座屋影。

她仍记得吴仙台与她谈及遇到叶小娟的事，这时加以对照，院前果然植有一圈各色团花的花树，而每株花树的团花，俱都卷缩形如佛手，看来十分美观。

院前石路间，已生出尺许长的青草，靠地面的石屋门窗，俱已加锁，愈显得冷清萧条。

蓦然——

吴仙台的双目冷电一闪，面色大变，身形一个踉跄，脱口一声轻啊，白影一闪，身形如电，直射院前。

宫紫云心中一惊，凝目再看，粉面也不禁大变，只见正西一间石屋的房门，竟然大开未关。

而更奇怪的是，室内竟发出惊惶失措的脚步，和碗盘相碰的声音。

于是，一声娇叱，翠袖疾挥，娇躯腾身而起，紧跟吴仙台身后扑去。

就在吴仙台和宫紫云双双飞身前扑，刚刚越过院前花树的同时，一声惊喜娇呼，径由西屋内响起。

“吴哥哥，云姐姐！”

娇呼声中，一缕白影，如飞迎出。

吴仙台一听这声熟悉娇呼，不由浑身一战，急忙将身形刹住，举目一看，惊喜交集，顿时呆了。

由西屋飞身迎出的白影，正是冰清玉洁，娟丽秀美的叶小娟。

宫紫云听了那声亲切招呼，芳心也是一震，这时再看了一身白绢素装，娇靥略显苍白的叶小娟，再也忍不住喊呼一声：“娟妹妹！”

喊呼声中，越过吴仙台，飞身向叶小娟扑去。

叶小娟再呼一声姐姐，立即扑进宫紫云的怀里哭了。

吴仙台望着哭得像一对泪人儿似的姐妹俩，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做梦。

他发现原本纤弱削瘦的叶小娟，显得更纤瘦了，那张寒玉般的娟丽面庞，愈显得憔悴苍白。

吴仙台见姐妹两人哭得伤心，不知该如何劝慰两人才好。

心念间，目光突然一亮，他发现西屋内的木桌，摆满了食物，两张木椅俱都斜内向，看情形，方才似乎不是姐妹一人在进食。

心念至此，心中一动，急步向门前走去。

冰雪聪明的叶小娟，芳心中一直深深印着吴仙台的俊逸影子，这时虽然扑在姐姐的怀里哭，但她的目光，仍不时看向英挺潇洒的吴仙台。

这时见吴仙台向门前走去，似乎暗吃一惊，不由急抬螭首，焦急地问：“吴哥哥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说话之间，已情不自禁地离开了宫紫云，急举翠袖，频擦着香腮上的泪痕，似是有意挡住吴仙台的进路。

吴仙台闻声止步，急忙望着小娟，不解地问：“可是师母在内？”

叶小娟惶急地摇摇头，但却喊声说：“听说妈妈也在我被恶道掳去的第三天失踪了。”

宫紫云已看出叶小娟有些情急，因而不解地问：“室内是哪一位？”

叶小娟用力摇摇头，焦急地分辨说：“室内没有人，就小妹自己。”

说此一顿，似乎想起什么，急忙说：“哦，吴哥哥和云姐姐屋内坐。”

说罢，作着肃客之势。

吴仙台这时无暇去想叶小娟为何称呼他哥哥，他目光盯视着屋内，当先向门前走去。

宫紫云觉得和小娟同父异母，但总不是一奶生的亲妹妹，对小娟的焦急分辩，自是不便再说什么。

三人进入门内，吴仙台第一眼便发现桌上的食物是乌鹤恶道等人所带的食包，根据桌上的残屑，的确是两个人在进食。

吴仙台疑心再起，也学着邈邈和尚的动作，仰鼻深闻起来。

叶小娟似是十分不解，又似有意走了过来，微红着娇靥，嗔声问：“吴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吴仙台本来没有邈邈和尚的鼻子，除了桌上卤鸡腊肉的味道，他任何异香都闻不到。

这时小娟急步走来，只觉香风拂面，兰气扑鼻，愈发不能闻出空气中是否有香魂特具的幽雅香气。

吴仙台秀眉一蹙，故意迟疑地说：“我闻到一丝奇怪的香味。”

叶小娟顿时粉面通红，不由后退了两步，娇羞地看了宫紫云一眼，似乎在说：“吴哥哥如此轻挑，你还不管？”

宫紫云虽然明白吴仙台的用意，但怕小娟生气，只得嗔声说：“弟弟，快坐下来谈正经的。”

吴仙台不言不语，当即坐在上首椅上，同时对叶小娟的寝室极为注意。

叶小娟请宫紫云坐在另一张椅上，自己另取一张木椅来坐，当她发现吴仙台和宫紫云，都在注意桌上两堆残屑的时候，立即似有所悟地说：“吴哥哥和姐姐还没吃午饭吧？”

宫紫云黯然一叹，说：“终日忧郁，心事重重，两人都不知饥渴了，现在乌鹤已死，总算大仇已报。”

叶小娟一听到乌鹤，粉面立变，不由恨声说：“这个佛门败类，亏他也算一派之尊。”

宫紫云立即不解地问：“妹妹是怎样中了恶道的诡计？”

小叶娟黛眉一蹙，神色立为戚然，伤感地说：“实在说来，都怨小妹无知，不该轻信传言，所以才惹下这场祸事，徒增长辈的不安。”

说此一顿，凤目羞涩地看了一眼吴仙台，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卧室，继续说：“三月间，吴哥哥有了骇人听闻的事迹之后，又遇到铁钩婆和万绿萍姑娘……”

说着，那充满智慧的风目，刻意注视了一眼缓缓垂下头去的吴仙台，继续说：“那时母亲对吴哥哥似是恨之入骨，但是，也自从那时，母亲也常常独自自语或静静沉思。”

“之后，母亲听说吴哥哥一身兼具四大恶魔的四种绝世武功，她老人家对吴哥哥的行踪，追寻得更积极了，几乎是废寝忘食，但是，也就在那时起，她老人家没有说过一句怨恨吴哥哥的话。

“当时，小妹也明白了吴哥哥就是父亲的唯一弟子，因而，小妹再说吴哥哥那天夜里的事，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时，母亲便连连点头，但却不发一语。

“前去金陵的途中，江湖上已风传乌鹤东来，发起各派协力对付吴哥哥的事，母亲那时更形焦急，几夜几夜不能成寝，

而吴哥哥却没有了一丝消息。”

垂首静听的吴仙台，确没有想到黛凤女侠如此地关心他的安危，感动得不禁落下两滴泪水。

宫紫云对这位养乳的母亲，自是敬慕情深，这时听到她那里焦急忧心的情形，也不禁凤目湿润。

叶小娟见吴仙台和宫紫云听说母亲那时的苦难忧急情形，俱都关切地落泪，心里既感动又代母亲欣慰，于是继续说：“那天在保康遇到云姐姐后，母亲在客店里哭了好久，经过小妹的追问，母亲才说云姐姐很像她失落多年的大女儿。”

宫紫云一听，忍在凤目中的热泪，终于滚了下来。

叶小娟一见，也忍不住哭了，室内的气忿，顿时变得悲切凄惨起来。

久久，叶小娟才流着泪继续说：“当时小妹非常怀疑，因为小妹自有记忆以来，从没有听母亲说过，我还有一位失落多年的大姐姐。”

“由于小妹几次的追问，母亲才说小妹是在父亲和姐姐失踪后第九个月生的，比云姐姐小两岁。”

说至此处，叶小娟的娇靥不自觉地红了，吴仙台也恍然大悟，叶小娟何以呼他哥哥的原因。

叶小娟举袖擦了一下未干的泪水，继续说：“到达金陵后，酒楼茶园，已经公然谈论吴哥哥的师承来历了，母亲听后在店中又痛苦地哭了半天。

“第二天，小妹上街购买东西，蓦然间听到有人正在笑谈小妹的身世，说小妹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……”

吴仙台和宫紫云一听，面色同时一变，脱口一声轻啊，俱都惊异地望着叶小娟，两人的确感到意外。

叶小娟凄然一笑，继续说：“当时小妹觑目一看，发现谈话的人，是个坐在小食店上的武林人物，三人背向大街，看不清他们的面目。”

“小妹已对自己的身世起了疑虑，这时当然不会放过一听的机会……”

吴仙台深怕叶小娟信以为真，故意怜惜地说：“你这一听，正中他们的奸计。”

叶小娟凄然点点头，有些悔不当初的神情，继续说：“这时想来，那三个恶徒是故意不向小妹这面看，依然喝酒谈笑，他们说云姐姐也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，而是四女侠中的飞花女侠生的……”

宫紫云立即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只有这一句话是真实的，我深信，其他都是谎造的传言。”

吴仙台怅然摇摇头，目光望着叶小娟，朱唇一阵牵动，但终于没说什么。

叶小娟知道吴仙台要说她幼稚，江湖阅历浅薄，不够冷静机警等语。

于是，苦笑了笑，继续说：“距离真武庙有十数丈，即见一个身穿灰道袍的瘦削老道，由庙门内，慢慢地走了出来……”

吴仙台秀眉一轩，立即肯定地说：“这个老道，就是乌鹤！”

叶小娟颌首愤愤地说：“不错，答话之时，乌鹤即乘小妹不备之际，一连点了我的麻、哑、昏厥三穴，待到醒来，已被关在一间石室内，痛悔急怒，一切已无济于事了。”

吴仙台不由关切地问：“恶道待你如何？”

叶小娟气愤地说：“当时小妹尚不知那个老道就是乌鹤，在石室铁窗外看守小妹的两个老婆婆，是恶道临时雇来的，也

不知乌鹤是谁。”

宫紫云黛眉一蹙，不解地问：“赤阳神功，可以自解穴道，妹妹为何不运功解穴？”

叶小娟苦笑一笑，说：“小妹当时被点晕了，已经不知人事，在石室内，虽然身体自由，但铁窗狭小，深约数尺，铁栅粗如儿臂，想尽办法也无法逃出。”

吴仙台秀眉一蹙，不解地问：“娟妹可是一直不知这个阴谋是恶道乌鹤所为？”

叶小娟微微一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直到莲花谷，才发现乌鹤恶道，就是那个老庙祝。”

说此一顿，似乎想起什么，不禁又正色说：“这次恶道利用小妹胁迫吴哥哥交出四大魔武功录，原计秘密约吴哥哥一人去莲花谷，不知怎的事机不密，昨天晚上竟到了那么多人，恶道为此曾经暴跳如雷，大骂他的徒弟都是无用的东西。”

宫紫云感慨地说：“这应该归功于丐帮的协助，当时将这消息大肆宣传的目的，即在防止恶道施展什么宵小诡计，没想到恶道贪心若狂，梦想称雄，不顾武林唾弃，蔑视该派声誉，竟当着各路英雄之面，依然做出这等令人不耻的行径来。”

叶小娟黯然一叹，说：“昨夜自付必死，没想到又绝处逢生，这时想来，真如再世为人。”

吴仙台心中一动，立即不解地问：“娟妹此次脱险，可是那位香魂将你救回？”

叶小娟神色一怔，不由茫然问：“谁？香魂？”

宫紫云和吴仙台惊异地相互看了一眼，根据叶小娟茫然不解的神色，似是不知道香魂的事，因而齐声问：“娟妹是被哪位异人救回家来的？”

叶小娟有些难为情地笑一笑，说：“小妹不知那位异人是谁，当时只觉绳索已断，身形疾向下坠，接着又飘然而起，最后到达一座竹林内……”

吴仙台忍不住急声问：“你可看清那人的面目？”

叶小娟立即摇摇头说：“小妹被那人挟在臂下，不能仰头上看，无法看那人的面目。”

吴仙台又焦急地问：“你可注意那人穿的什么衣服？”

叶小娟黛眉一蹙说：“小妹当时神志恍惚，只觉两耳风声呼呼，大地倒逝，景物模糊，莫说那人的衣服，连那人的鞋都没看清楚。”

吴仙台一听，顿时愣了。

宫紫云立即正色说：“妹妹，那就是香魂。”

叶小娟心中似乎一惊，不由脱口问：“姐姐说那人是鬼？”

宫紫云黛眉一蹙，说：“四大怪杰都是这么说。”

叶小娟轻哼一声，笑着说：“只有他们这些怪人才说得出现这种怪话。”

吴仙台和宫紫云两人被说得不禁同时一阵脸红，吴仙台似乎有些生气地问：“娟妹不信，为何没看到救你的那位恩人是谁？”

叶小娟毫不迟疑地说：“小妹被挟到竹林，脑际仍有些昏昏沉沉，只觉那人用手一划，身上绳索立断，待等小妹立起，除了一个大食包和小妹的鸳鸯剑，那人早已不见了。”

吴仙台立即正色说：“这就是啦……”

叶小娟似乎坚决为她的恩人辩护似地沉声说：“轻功神速，飘忽百尺的高人总是有的，但绝不能由于我们看不清对方的身影，就咒人家是魂，是鬼。”

宫紫云知道吴弟弟是亲眼目睹，深信不移，娟妹妹是感恩图报，不愿别人咒她的恩人。为了避免两人发生争执，立即公平地说：“世上武功奇异的人固然多，而神神鬼鬼的事也不能说绝对没有，由于这件事来得神奇怪异，难免大家不胡乱猜疑。”

叶小娟也看出心爱的吴哥哥有些生气，因而芳心一软，不由改口说：“小妹认为，我的救命恩人是谁，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，至于吴哥哥遇到的那位香魂，小妹就不敢断言是人是鬼了。”

说此一顿，突然又黯然一叹，说：“昨夜自己尚且险些做鬼，这时又去为别人是鬼是魂争论，唉，真是的。”

说着，深情歉意地睇了一眼坐着生闷气的吴仙台。

宫紫云一个人趁机移开话题，立即哑然一笑，宽慰地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妹妹安全脱险，今后的日子，便是幸福的开始。”

叶小娟一听，寒玉般的娇靥上，顿时飞上两片红晕，她知道宫紫云说话的意思，想到吴哥哥轻解酥胸，暗睹玉乳，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。

宫紫云何等聪明，早已洞悉小娟的芳心，因而也不禁觑目看了一眼微显不安的吴仙台。

她知道，叶小娟与她共事吴弟弟，早已成了定局，同时在恒山时，母亲飞花女侠也曾一再暗示过，事到如今，何不早些表明自己做大姐姐的风度。

于是，举目望了一眼门外天边，平静地说：“现在父仇已报，妹妹也安然脱险，一俟母亲归来，就请她老人家安排一切了。”

心如冰雪的叶小娟，只听得芳心狂跳，粉面通红，暗暗感激这位大姐姐的广阔胸襟。

吴仙台听了自是暗暗欢喜，只是一想到痴情而死的万绿萍和毫无踪迹的张师母，他的一双秀眉，又蹙在一起了。

又羞又喜的叶小娟，想起失踪的母亲，立即又跌入戚然忧急中，因而望着宫紫云，关切地问：“不知现在可有母亲的消息？”

问话之间，又以关切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吴仙台。

吴仙台黯然摇摇头说：“毫无一丝消息。”

叶小娟一听，凤目中立时涌满了泪水，黯然说：“看来母亲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宫紫云极有信心地说：“我敢断言，母亲只是受些折磨而已，决无生命危险……”

叶小娟立即流着泪说：“可是怎么知道母亲被困何处呢？”

宫紫云宽声说：“时机成熟，自会查出下落，丐帮数万弟子，都是我们的耳目，这次姐姐由金陵赶来，即是听了丐帮的传言，才知道恶道正是来黄山。”

说此一顿，关切地看了一眼默然无言，似在沉思的吴仙台，继续说：“现在最急切的事，是先去趟齐云山……”

叶小娟立即吃惊地问：“又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吴仙台沉痛地说：“前去祭万姑娘。”

宫紫云感伤地说：“就是铁钩婆前辈的女儿万绿萍。”

叶小娟听得一怔，立即迷惑地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小妹简直听得糊涂了，姐姐别是开玩笑吧！”

叶小娟愁眉苦脸，紧咬樱唇，不知是为万绿萍的死而难过，还是看了心爱的吴哥哥为女人流泪而感到可笑。

宫紫云不禁有些疑惑地问：“妹妹可是不信？”

叶小娟一定神，依然蹙眉说：“不是不信，那样娟秀可爱的萍姑娘，好端端地怎会死了呢？怎么会呢？”

宫紫云黯然一叹说：“她是忧郁积心，痴情相思，终至积久成疾，呕血而死……”

吴仙台一阵心痛顿时落下两滴泪水，他觉得在爱妻面前可以落泪，但不能当着小娟面前哭。

他急忙收敛杂乱心神，立即运功调息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叶小娟关切地望着吴仙台，低声对宫紫云说：“铁钩婆老前辈对吴哥哥确是恨之入骨，但是萍姑娘却处处为吴哥哥袒护，照说她那样相信吴哥哥，自是不会再忧恨成疾。”

宫紫云黯然摇摇头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遇到萍姑娘时，她已憔悴得不成人形了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蓦见吴仙台突然睁开双目，脱口一声大喝：“什么人——”

大喝声中，飞身向叶小娟的卧室扑去。

叶小娟大吃一惊，惶声急呼：“吴哥哥不要去。”

急呼声中，出手如风，闪电般抓向吴仙台肩臂。

但白影一闪，吴仙台已扑进深垂的月白布帘内。

叶小娟伸手没有抓住吴仙台，芳心愈加焦急，再度娇声疾呼：“吴哥哥不要……”

去字尚未出口，娇躯已紧跟吴仙台的身后扑进室内。

宫紫云知道吴弟弟必是调息之后，灵台明净，察觉室内有人，是以才飞身扑向室内，这时一定神，也起身走了进来。

掀开门帘一看，只见吴仙台愣愣地立在门内，目光炯炯，神色迷惑，惊疑地搜寻着室内。

叶小娟惶急地挡在床前，两只玉手在背后不停地掩盖着一堆衣物，寒玉般的面庞飞红直达耳后，那双生着长眉毛的风目，羞急地望着吴仙台。

宫紫云知道叶小娟惶急惊呼中紧跟着扑入的原因，是怕吴仙台看到她方才换下来的内衣内裤。

但宫紫云也怀疑叶小娟的室内有人，同时，她更相信吴弟弟的灵台感应是绝对正确的。

于是，黛眉一蹙，佯装不解地问：“弟弟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吴仙台目光依然搜索着室内，疑惑地说：“方才我灵台感应，分明有人在窗前流泪，强自压抑抽噎的声音，怎地进来后，竟不见了人影？”

叶小娟一听，绯红的娇靥，立变苍白，不由脱口惶声说：“真的？”

宫紫云心中似有所悟，立即功集双目，凝神注视，希望像飘萍女黄飞燕所说的那样，能在阴暗处看到一个长发下垂，恍惚不清的纤细人影。

但红日已有些偏西，后窗阳光明亮，室内除了一张床，一张桌和一把木椅，衣柜，根本没有阴影可以隐身，唯一可以隐人的床下已被叶小娟遮住了。

心念未毕，蓦见吴仙台缓步向后窗走去。

宫紫云觑目偷看叶小娟，发现她樱口微张，目闪惊急，似是想出声阻止，似是又不敢说什么。

只见吴仙台突然将窗门拉开了。

强烈的阳光和徐徐的山风，同时由窗口扑进室来，窗外一片草地，数丈外即是一道修竹。

蓦见吴仙台神色一变，脱口一声轻啊。